

心灵漫笔

说话与作文

■李玉冰

我一向不大爱多话。这大概与我小时候所受的家教有关。那时，家里来了客人，见大人们说话，便想凑上去插嘴，于是便招来父母的呵斥：“小孩儿家，哪恁多话？爬一边去！”久而久之，便养成了怯生寡言的性格。现在想来，老一辈的教育观自然存在问题，但那又怎能苛责目不识丁的父母呢？他们的观念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形成并且一辈辈传下来的。

话少，不善表达，自是缺点，有时不免遭人轻视、揶揄。也有人不知是褒扬还是讥刺地说：“贵人话少，金口玉言。”我自知不是贵人，自然不能“一句顶一万句”，且也为不能巧舌如簧而自卑。可有时候却又觉得自己的话“主贵”。上学路上，碰到了熟识的大人，不得不上前打招呼的时候，便惴惴且囁

嚅：“吃了啦？”“吃了啦。上学去哩？”“嗯。”人已经走远了，自己却还在心里盘算着我说了几个字，他说了几个字。如果我说的话比他少，我便自鸣得意，好像占了多大便宜。

拙于言辞，不善交际，自然朋友圈不大，玩伴就不太多。那时有大把的课余时间，闲来无事，便找来当时所能找到的一切字纸来读，读得多了，便产生了表达的欲望。话说不好，意思又想表达，便只好借助老祖宗发明的文字——况且，写作文也是必须完成的一项作业。歪打正着，我的作文便意想不到地经常得到老师的表扬，还不时被当成范文在课堂宣读。此时，满心便是不敢流露的窃喜。

虽小有得意，但自知之明还是有的：总是不能写连篇累牍的长文。所以，老师的评语也常有“语言简洁”“希望再丰富

些”之类的字眼。

即使读了十几年书，且以高分考入大学，可作文仍是写不长。也曾刻意作一“长文”，老师阅后的评价是，“时有精警的语句”。是啊，即便注了水，也不能给文章增几分分量。

30多年了，这一“积习”仍是难改，偶有拙作，也皆为千字小文。偶尔检点自以为还可以勉强示人的旧文，且不说无意结束出版，即便勉强出版，也难以凑够字数。无多长进，却又阿Q式地为自己的不才找理由：既然几句话就能说清的问题，又何必刻意敷衍成连篇累牍的“雄文大著”呢？难不成只为多赚几文稿费？

不仅如此，而且近些年来，愈觉无多话可说，没多少值得写的了。许是我心不敏？江郎才尽？但又自知，本非江郎，何言才尽？

上初中时，读过一本古诗文集，其中

清末爱国诗人黄遵宪提出：“我手写我心。”读之，“于我心有戚戚焉”。言为心声，那就心里想什么就写什么吧，决不说假话。说违心的话、作不由衷的文，总是要脸红的。至于“尊臀宝屁”那样的阿谀之词，是断断乎不可以启齿的。

偶有心闲，或夤夜梦回，忆及过往那些幼稚得可笑的言语、粗鄙浅陋的文字，不免羞惭得汗涔涔而面红耳赤。“过往不可谏，来者犹可追。”年齿渐长，自应再增几分自觉与清醒。

文章千古事。作文之时，虽不致冰手焚香，但也须正襟危坐。文以载道，岂可率而为之？若非如鲠在喉，又怎能强说闲愁、人云亦云？与其尽说些“正确而无用的废话”“无聊而庸俗的套话”，倒不如三缄其口，免得制造“语言污染”“文字垃圾”。这至少可以让人耳根清静，进而节约纸张，对绿色发展还有点贡献。

温情煎饼摊

■赵娜

在城市的喧嚣中，总有一些角落以它独有的方式静静诉说着人间烟火故事。

那是小区附近一个不起眼的角落，晨光初照下显得格外温馨。煤气灶上又大又圆的鏊子每日清晨准时旋转起来。

煎饼摊的女主人张嫂总是带着温柔的笑容，在热气腾腾的锅灶间忙碌。她的手艺是时间沉淀下来的艺术，每一铲都恰到好处。面糊在她的手中仿佛有了生命，随着她的手腕转动，面糊迅速在鏊子上铺展开来，由液态转为固态，金黄诱人，香气扑鼻。这不仅是一张煎饼的诞生，更是一份对生活的热爱与坚持。

市井百态，柴米油盐是人间最美的风景。舀一勺面糊，打一个鸡蛋，涂刷酱料，铺好薄脆，撒满葱花，三两下折好，热腾腾、香喷喷的煎饼果子就做好了，外酥里嫩，每一口都是对生活的热爱。

“两个加蛋加葱。”“不要辣椒。”每天早晨，这样的对白给这道美食平添了几分生活气息。街上行人大多被美味煎饼吸引，停下脚步，等待那份属于自己的美食。张嫂动作麻利，两个热腾腾的煎饼很快被装进纸袋，递到顾客手中。

我的女儿是这里的常客。每当她跟着我到这里，总是迫不及待地帮忙撑袋子，一双小手小心翼翼地捧着煎饼，眼里满是欢喜，好像手中捧着的煎饼是整个世界的幸福。张嫂总是会额外为

她加一些黄瓜条，清脆爽口，使这份早餐更加完美。

这个煎饼摊不仅是一个简单的美食售卖点，更是一个感受生活、发现惊喜的所在。张嫂的煎饼好似有魔力，能够治愈人心，让人们在忙碌与压力中寻得温暖与安慰。

守一煎饼摊，暖胃更暖心。张嫂用她勤劳的双手不仅煎出了美味煎饼，更传递了人与人之间最纯粹的情感。在这里，每个人都能感受到被重视、被关怀。煎饼虽小，却能品尝到家的味道。无论生活多么忙碌、多么艰辛，总会有一方地方、一个人，用最简单的方式给予生活最真挚的温暖，让我们相信，这个世界依旧无比美好。

温情煎饼摊，暖意满人间。小小的煎饼摊每天都在上演关于坚守、关于温暖的故事。而这些故事，就像一张张热腾腾、香喷喷的煎饼，温暖着每一个顾客，也播撒着希望的种子，让漯河这座城市因这份温情而更加美丽。



别样情怀

■谭艺君

吃粽子、赛龙舟、戴香包、拴五色丝线、喝雄黄酒、悬挂艾叶……端午节是一个既有跨越千年的浪漫又充满食色香味的节日。端午前后正是“三夏”大忙时节，风吹麦田千重浪，石榴花斗艳，栀子花飘香，指甲花火红，日子里弥漫着甜蜜和喜悦，缠绕着化不开的亲情。

小时候，香包也叫香布袋。端午前几天，妈妈就买来香料、雄黄粉等，奶奶拿出装满各色花布头的“百宝箱”，坐在院子里的树荫下为孩子们缝制香包。把花布头裁剪好，包上棉花，装上香料，一针一线地缝，缝进满满的爱和温情。香包有粽子形、菱形、元宝形、鸡心形等，下边缀上红、黄、蓝、紫等各种穗子。香包香气扑鼻，驱瘟辟邪，百毒不侵。妈妈还会用红、黄、白、青、黑五种颜色的彩线搓成五彩绳

系在我们的手腕儿、脚腕儿上。据说每年农历五月初五系上五彩绳，六月初六把它扔到水沟里，它就会化作一条五彩龙，为你挡灾、保你平安。今年端午节前，我在街头一位卖香包的奶奶摊位上买了一个手工缝制的心型香包。熟悉的香香味扑鼻而来，不禁想起小时候奶奶、妈妈给我缝制的香布袋，心里流淌着浓浓的温情和年华似水的怅然。

“端午至，五毒出。”民间流传五月初五为“恶月恶日”，“五毒”即蜈蚣、蝎子、蛇、蟾蜍、壁虎。此时天气燥热，毒虫都出来了，人们佩戴香包、挂艾草、喝雄黄酒等习俗都是为了“驱毒避秽”。小时候，母亲会早早地在门上倒挂艾草，父亲会在庭院和房屋四周撒上石灰、倒雄黄酒。端午节散发的草木芬芳不仅是童年的记忆，更是浓浓的乡愁。

端午节的美食，粽子是必不可少。端午前一天，母亲将粽叶煮软，再

泡到凉水盆里。将糯米在水里浸泡，准备好红枣、花生等。夜幕降临，母亲开始包粽子了，将粽叶折成倒三角状，装入红枣、花生等，包裹捆扎好。等晨曦微露我们醒来时，屋里已经飘满粽子的清香。如今回忆起来，满满亲情的味道。除了粽子，还要煮大蒜、鸡蛋，炸糖糕、油馍、菜角等。端午这个节日的魅力就在于有满满的生活味道。舌尖上的端午风情至今仍在生活中延续着，编织出一幅生动且充满烟火气的端午民俗画卷。

在漯河的端午习俗中，最独特的应是端午这天日出前到河里洗“端午澡”。据张福祥《老漯河说漯河》记载：“五月初五这天，天刚蒙蒙亮，也就是早晨5点多，很多市民都下河洗澡，尤以男女青年和儿童居多。大家在河里嬉戏玩耍，互相泼水，欢声笑语，满河欢腾。这也许是漯河市临近沙河、澧河形成的

一种独特风俗。”据传说，端午节的头天夜里，月亮上的月奶奶把她捣了一年的仙药全都撒到河间的溪流、河水里。因此，端午节日出前用河水擦洗身体可以祛病消灾、强身健体。如今在漯河，洗“端午澡”这一习俗依然保留着。每年端午节一大早，就有很多市民到沙河、澧河岸边，从河里提水，洗头、洗脸、擦洗身体。晨曦微露，岸芷汀兰，郁郁青青，和风掠过芦苇丛，河面翻起细碎的浪花，艾草和菖蒲仿佛还是几千年前的样子。端午文化，一直被民间的日月星辰所映照，以民俗的方式青葱在时间的河流里，青葱在人们的爱和牵挂里。

端午是草木的清香、龙舟的鼓点、舌尖的盛宴，更是绵延千年生生不息的民俗文化和烟火味道。生活绿意盎然，幸福流水般绵长。愿所念之人平安喜乐、幸福安康！

浓情端午

生活余香

粽子香

■王寒

每至端午，记忆的闸门总会被那悠悠粽香轻轻打开，涌出无数与母亲的端午粽子相关的温暖画面。

儿时的端午节，充满了无尽的乐趣与期待。端午对于那时的我们，是五彩丝线在手腕儿上的灵动，是香囊在胸前的摇曳，更是那一口软糯香甜的粽子。在物资不丰富的岁月，粽子是节日里诱人的珍馐。

端午前夕，母亲便开始为包粽子忙碌起来。趁着阳光正好，母亲去河边采摘新鲜的粽叶，然后让父亲去集市采购包粽子的食材。糯米，宛如珍珠，光泽圆润；红枣，颗颗饱满，玛瑙般诱人；花生仁，穿着深红色的外衣。这些食材在母亲的眼中，都是打造美味的“基石”。

端午节前一晚，母亲将糯米、红枣、花生仁等洗净，摆放在盆中。糯米粒粒饱满在灯光下泛着柔和的光，红枣宛如红宝石点缀其间。母亲将粽叶一片片洗净，沥干水分。一切准备就绪，母亲才安心睡去。

端午节的清晨，我和母亲早早起床。母亲先把炉火生起，我在一旁帮忙，往灶里添柴，期待粽子快快下锅。母亲拿起一片粽叶，轻轻一折，粽叶变成了一个精巧的漏斗。然后，母亲用多余的粽叶缠绕两圈，双手轻轻压实，再用丝线绑好。眨眼间，一个棱角分明、鼓鼓囊囊的粽子便包好了。那一刻，母亲像一位技艺精湛的艺术师。

母亲将包好的粽子一一放入大锅里，加入清水，没过粽子。盖好锅盖，随着火势渐猛，锅里发出“咕嘟咕嘟”的声响。不一会儿，粽香弥漫整个小院。我守在锅边，闻

着那越来越浓郁的香气，一个劲儿地咽口水。

终于，粽子煮好了。母亲揭开锅盖，热气腾腾中，那一个个粽子宛如碧玉，散发着诱人的光泽。母亲一声呼唤，我急忙拿着小碗跑过去。母亲剥开粽叶，一个饱满的粽子呈现在眼前。我一口咬下去，软糯香甜，红枣的甜、花生的香混合着糯米和粽叶独有的清香，顺着舌尖滑入心间，让人陶醉其中，回味无穷。

岁月流转，母亲曾经挺直的脊背如今微微弯曲，曾经灵活的双手如今也变得有些粗糙。然而，每年端午节，母亲依旧会包粽子。哪怕我因学业、因工作很少能在端午节当天陪在她身边，她也会包好粽子等我回来，或是托人带给我。

临近端午节，城市的商场里各种包装精美的粽子品种繁多、琳琅满目。但我总会想起母亲包的粽子，那独一无二味道是家的味道，也是爱的味道。母亲在电话里说，现在她年纪大了，包粽子有些吃力，但只要我想吃，她还会包。每次听到这话，我心中总是涌起无限温暖与感动。

如今，生活节奏越来越快，很多传统节日氛围渐淡。但端午的粽子，尤其是母亲包的粽子，始终是我心中的牵挂。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，母亲包的粽子不仅是一种美食，更是一种传承和一份爱，它连接着过去和现在，让我在喧嚣的尘世间始终能找到心灵的归宿。每一口粽子，都似在诉说着母亲的爱。那爱，粽叶飘香悠远、糯米般温润绵长，永远萦绕在我的心间，永不消散。



龙舟驰骋搏浪头

杨光摄

岁月凝香

端午糖糕甜

■郭彩华

记忆中的端午节总是裹挟着艾草的清香与糯米的软糯，而令我难忘的是父亲炸的糖糕，那里藏着父亲不善表达的爱。

在我家，父亲主外，扛起了生活的重担；母亲主内，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。父亲从未踏进厨房半步，哪怕农忙时节，他和母亲一同披星戴月从田间归来，无论多晚，厨房里只有母亲一人忙碌的身影。那一方小小的灶台，是母亲专属的“战场”。

初中毕业后，我离开家乡外出求学。有一年端午节，寝室一位同学从家带来了她母亲炸的糖糕。咬下的瞬间，外皮酥脆，内里软糯香甜，糖馅在舌尖缓缓流淌，甜蜜的感觉瞬间弥漫开来。

一个星期天，我回家，向母亲说起糖糕，满心期待能再次品尝。母亲笑笑，坦言自己不会做。正当我失望时，向来没做过饭的父亲突然开口：“这还不简单？炸糖糕要滚水烫面。”母亲听闻，眼中闪过一丝诧异，随即不屑地说：“你会吗？”父亲挺直了腰板说：“我年轻时可是给厨师帮过厨的。”

母亲见状，从柜子里搬出过年才用的大红盆。我负责烧水，看着火苗欢快地舔舐着锅底，大铁锅里的水渐渐冒泡，升腾起袅袅白雾，我心中满是期待。

父亲先将滚烫的开水缓缓倒进面粉中，用擀面杖快速搅拌。不一会儿，面粉便在热水的浸润下变成了柔软的面团。父亲认真的模样与平日在田间劳作时判若两人。母亲站在一旁，时不时提一些建议。面团和好，父亲先将面团放在案板上轻轻揉搓，不一会儿，面团变得光滑细腻。接着，他熟练地将面团分成一个个小剂子，用手掌按扁，包上早已准备好的红糖馅料，再小心地封口，将其捏成椭圆形。

一切准备就绪，父亲将油倒入锅中，待油温升高后，小心翼翼将糖糕放入锅中。糖糕在油锅里翻滚，渐渐变得金黄酥脆。父亲手持锅铲，不时翻动着糖糕。暴躁的父亲此刻眼神专注而温柔。不一会儿，糖糕的香气便弥漫了整个厨房。

终于，糖糕出锅了。我顾不上烫嘴，轻轻咬了一口，酥脆的外皮应声而裂，香甜的糖馅缓缓流出，甜进了心里。那一刻，我忽然发现，原来父亲并非不喜欢做饭，只是一直将这种能力深藏起来。而那香甜的糖糕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，更是父亲无声的爱。

每当端午节临近，我总会试着复刻记忆里的味道。看着面团在油锅里慢慢浮起、膨胀，变成诱人的金黄色，恍惚间我又回到了儿时的端午节。这一口甜，不仅是节日的美味，更是家最温暖的记忆。

诗风词韵

一方小院

■薛文君

白天种云、种飞雀
种一院子阳光和凤
晚上种灯、种虫鸣
种月亮和星星

院子里种风车茉莉、种欧月、种红豆杉
也种无名小花和野草
种童年
也种暮年……

种下自己
然后长出
一尾鱼、一株草、一块顽石
甚或一朵闲云
几两清风

小院情思

■史金焕
我有一座小院
门留着我的手温
它不够精致
却能滋养有趣的灵魂

我有一座小院
金钱草在池中弹唱
月季花在墙下低吟
凤仙花在风中摇曳

我有一座小院
撒下一片花海

栽一畦葱韭绿
育瓜田于篱下

春风吹开百花
凉亭守着夏瓜
听雨打芭蕉于西窗下
闲看庭树飞花
清晨的鸟鸣里
是诗意的苏醒

我坐在凉亭里
赏月、听风、闻香
品茶、吃瓜



征稿启事

在每个文学爱好者的文学之路上，总有许多令人感动的故事。本版《我的文学之路》专栏长期征稿，欢迎有故事的你，将那些文学之路上发生过的故事写出来发给我们，传递温情、启迪人生。邮箱: siying3366@163.com